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説郛卷二十三上下

詳校官編修臣溫汝适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趙友彬

說郛卷二十三上

元　陶宗儀　撰

因話録　趙璘

遮遷月令

德宗常暮秋獵苑中天色微寒謂侍臣曰九月衣衫二月袍與時候不相宜欲遮遷一月如何左右皆賀翌日降旨議之李吉甫為翰林學士承旨先進言聖人上順天時下盡物理宜編之于是李程時亦為内相議曰臣

按月令十月始裘月令是玄宗所定恐不可易上遂止其議

大僚子安得居山

武宗時李德裕薦處士王龜志業堪為諫官帝問龜誰之子對以王超子帝曰凡處士當是山野之人王龜大僚子安得居山耶德裕無對

不賞父之都虞候而惜母之阿乳兒

郭汾陽在河中禁軍無故馳馬犯者輒死南陽夫人乳

母之子犯禁都虞候杖殺諸子泣告虞候縱横之狀王
叱之曰不賞父之都虞候而惜母之阿乳兒汝輩奴材
也

好脚門生

李逢吉知貢舉榜成未放而入相及第就中書見座主
時謂之好脚跡門生也

讃招隱寺

兵部李約員外初至金陵于府主李錡坐上屢讃招

隱寺一日𤨏宴于寺既歸謂君曰嘗誇招隱寺昨遊宴細看何殊州中君笑曰某所賞者疎埜耳若以遠山將翠幙遮古松用綵物裹腥羶涴鹿跑泉音樂亂山鳥聲此則實不如在叔丈大廳也

茶須活火煎

李約嗜茶能自煎謂人曰茶須緩火炙活火煎之活火者謂炭之有焰方熾者也

晉公不服食

裴晋公不信數術不喜服食每語人曰雞豬魚蒜遇著則食生老病死時至則行

口占進玉帶狀

晉公平淮西賜以玉帶公臨薨却進口占奏狀曰内府之珍先朝所賜旣不合將歸地下又不可留在人間聞者莫不嘆其不亂

陸羽歌

羽本遺小兒爲竟陵能蓋寺僧收養至成人後他適聞

所養僧卒作歌曰不羡黄金罍不羡白玉杯不羡朝入省不羡暮入臺千羡萬羡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來

和尚教坊

元和中有僧文溆者聚衆論說内典託言鄙褻之事不逞同輩爭效其音調為歌曲呼所居為和尚教坊又有僧鑑虚作煮肉法行于世

文章託名

才命論稱張燕公草華傳稱韓文公老牛歌稱白樂天

佛骨詩稱鄭司農後人所託其名非真者也

御史三院

一曰臺院其僚曰侍御史呼為端公知雜事者謂之雜端非知雜事謂之散端二曰殿院其僚殿中侍御史新入者知右巡以次左巡號兩使三曰察院其僚曰監察御史每公堂會食皆集若雜端失笑則三院皆笑謂之哄堂

臺中無不揖

飲酒無起謝之禮但公揖酒赴朝偃息于待漏則有卧揖上馬有馬揖他悉以揖為禮

諸察院廳名

察院諸廳名看地名禮察謂之松廳廳南有古松也刑察謂之魘廳寢者多魘兵察謂之茶甌廳以其主院中茶茶必以陶器置之朋自緘啓故也吏察主朝官名籍謂之朝簿廳

東讓客非禮

人道尚右以右為尊先賓客故西讓客主人在東蓋自卑也今人東讓客豈禮哉

閣下

古者三公門有閣而郡守比諸侯亦有閣故有閣下之稱前輩與大官書多呼執事或足下劉子玄與宰相書曰足下韓退之與張僕射書曰執事即其例也記室本王侯賓佐之稱他人亦不泛稱惟執事則指左右之人尊卑皆可通用侍者士子亦可通稱非特在道釋也又

自卑達尊例云座前尤非也閣下降殿下一階座前降几前一等豈可僣用哉

文章李益

李益能文多有貴家子同姓名人謂益文章李益謂貴遊為門戸李益

七七

李沂公妾名七七善琴與箏

山公

李約有山林之致養一猨因名曰山公也

孟詩韓筆

韓愈能古文孟郊長于五言時號孟詩韓筆

屬意蜂蝶

李賀作歌詩多屬意于花草蜂蝶間竟不能遠大

時世粧

崔樞夫人治家整肅貴賤皆不許時世粧

會稽二清

越州有名僧二人一曰清江二曰清晝故號二清

幾至失名

皎然以詩謁韋蘇州皆效其詩體韋全不見賞明日以舊製投之韋大歎服曰幾至失名何不但以所工見投而猥希老夫意也耶人各有所得非卒能致也

南榻北榻

公堂會食雜端在南榻主簿在北榻乃舊儀也

同話録

曾三異

舞柘

舞柘之本出柘枝氏之國流傳誤為柘枝也其字相近耳

䥫

䥫古樂也今不言播䥫而曰撚梢子世俗之陋也今如擊鼓云超舞云証綰之類甚多

散樂

散樂出周禮注云野人之能樂舞者今乃謂之路歧人此皆市井之談入士大夫之口而當文之豈可習為鄙俚

古簫

古簫都下所謂排簫是也今言簫管乃別器箏秦樂也乃琴之流古瑟五十絃自黄帝令素女鼓瑟帝悲不止破之自後瑟止二十五絃秦人鼓瑟兄弟爭之又破為二箏之名自此始今之制十三絃而古制亦有十二絃

者謂之綦箏世俗有樂器小而用七絃名軋箏今乃謂之綦如是則簫管以二物為一名綦箏以一名為二物矣或云蒙恬分瑟為兩則恐無爭之義

交倚

交倚謂之繩牀乃外國所制歐公不御之

比䟽

古者尚沐故治髮之具櫛而已王藻曰沐稷而靧粱櫛用樿櫛髮晞用象櫛如此而已然櫛已有比之義詩云

其比如櫛箋謂相迫近也至漢書所言比疎則視櫛櫛為加密矣然猶非今之比疎也注以為辮髮之飾則今女子首飾所著金翠珍異之梳耳後世憚數沐而櫛用竹以為去垢之具則與漢所言比疎名雖同而實又異也

虎子

虎子即溺器也出漢書周禮玉府掌王之燕衣褻器注謂清器虎子之屬今俗語云廁馬皆取四足若清器為

旋盆則虎子廁馬之類也

白衣送酒

陶元亮九月把菊王弘送酒本傳無白衣人字白衣出續晉陽秋云陶潛重陽日無酒坐菊花中見白衣人擔酒至乃王弘送酒也

榷貨

榷貨非揚榷之義榷獨木橋也乃專利而不許宅往之義李侍郎壽翁有奏劄載此記本義出漢書昭帝紀制

注

饅頭

食品饅頭本是蜀饌世傳以為諸葛亮征南時其俗以人首祀神孔明欲止其殺教以肉麵二像人頭而為之流傳作饅字不知當時音義如何適以欺瞞同音孔明與馬謖謀征南有攻心心戰之説至伐孟獲熟視營障七縱而七擒之豈忝事物間有欺瞞之舉特世俗釋之如此耳

衣制

近歲衣制有一種如旋襖長不過腰兩袖僅掩肘以最厚之帛為之仍用夾裏或其中用綿者以紫皂緣之名曰貉袖聞之起於御馬院圉人短前後襟者坐鞍上不妨脫著短袖者以其便於控馭耳古所謂狐貉之厚以居褻裘長短右袂制皆不如此今以所謂貉袖者襲於衣上男女皆然三代衣冠亂常至於伏誅今士大夫亦服此而不知恠

亂道

唐子西云左傳不亂道却好班史不亂道却不好史記敢亂道却好唐書不敢亂道却不好嘗思之言其好與不好姑未論若言其不敢亂道與敢亂道則切中矣

泰山府君

世言泰山府君海龍王之類鄙俗不可入文字東坡作明州僧寺御書樓銘有洛爾東南山君海王時節來朝以謹其藏豈惟融化語奇亦見百神受職意甚高也

五倫

人之五倫朋友寓焉而不言師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是師寓於朋友中矣然有曰君師有曰父師是君父皆有師之道也人之常尊曰君曰父曰師三者而已記曰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以此推之君之於臣父之於子力有所不及處賴師之教爾故師之德配君父

絶藝

蔣大防母夫人云少日隨親謁泰山東嶽天下之精藝

畢集人有紙一百番鑿為錢運鑿如飛既畢舉之其下一番未嘗有鑿痕其上九十九番紙錢也又一庖人令一人袒背俯僂於地以其背為刀几取肉一斤許運刀細縷之撤肉而拭兵背無絲毫之傷列子載鴻超怒其妻引弓射而怖矢注眸子而眶不睫公子牟曰此乃盡矢之藝也以前二事較之乃人刀鑿之藝古者鴻超之射人妙誠有之非列子寓言也

賁錫

都下賣錫者作一圓盤可三尺許其上面羅器物之狀數百枚長不過半寸闊無小指甚小者只如兩豆許禽之有足鞋之有帶弓之有弦纖悉瑣細大畧皆如此類以針作箭而別以五色之羽旋其盤買者投一錢取箭射之中者得錫數箭並下有盤方旋而未止賣錫者唱曰白中某赤中某餘不中逮旋止盤定視之無差賣錫者乃自取箭再旋盤射之以酬之昔中禽之足者不使中禽之翼昔中弓之弦者不使中弓之弰毫釐比昔中

者無差焉紀昌視虱三年大如車輪能射而中之葢此類也然懸虱者乃定而視之此却是旋動亦能見而中之未知定者易而動者難邪是或一道也

聲

聲者氣之精萃也一紙之隔而氣不能達墻垣之間聲可得聞聲之感通者甚神故詩能動天地感鬼神樂能治神人和上下皆主其有聲也

古畫有據

予家舊畫楊妃上馬圖乃明皇幸驪山時故事侍御之人無宅仗衛但有兩璫各挾彈前導意其燕遊戲具非有謂也後乃聞乗輿燕遊前以彈代鳴鞘大抵古畫有據而不茍用器物制度固有不能言傳因畫乃見者

史法

前輩云有三人論史法偶言馬過踏殺一狗云當作如何書甲云馬逸有犬死於其下乙云有犬死於奔馬之下丙云有奔馬踐斃一犬文省而意盡丙為得法

龍户

昌黎廣州詩衙時龍户集上日馬人來馬人乃馬援所留人種也若龍户徃徃以為疍户而無明文近聞廣人云有一種蘆渟人在海岸石窟中居止初亦無定處三四口共一小舟能没入水數丈過半日乃浮出形骸飲食衣著非人也能食生魚兼取蜆蛤海物從船人易少米及舊衣以蔽體風浪作即扛挽船置岸上而身居水中無風浪則居船中只有三姓曰杜曰伍曰陳相為婚

姻意此乃龍戶之類

玩鶴

周丞相與客閒步園中玩羣鶴問曰此牝鶴耶牡鶴耶客從旁曰獸爲牝牡禽爲雌雄丞相曰雄狐綏綏狐非獸乎牝雞之晨雞非禽乎客不能對雖然牝牡字從牛雌雄字從隹乃禽獸之別也自雄狐牝雞之外經史亦不多見

子午針

地螺或有子午正針或用子午丙壬間縫針天地南北之正當用子午或謂今江南地偏難用子午之正故以丙壬參之古者測日景於洛陽以其天地之中也然有於其外縣陽城之地地少偏則難正用亦自有理

伏蠟

僧家所謂伏蠟者謂削髮之後即受戒若或斷酒色等若干件每歲禁足結夏自四月十五日至七月十五日終西方之教結夏之時隨其身之輕重以蠟為其人解

夏之後以蠟人為驗輕重無差即為驗定而無妄想其有妄想者氣血耗散必輕於蠟人矣湯朝美作本然僧塔銘寫作伏臘之臘葢未詳此也

姓名

舜姓姚二妃姓嬀夏姓姒商姓子周姓姬秦姓嬴尚書釐降二女于嬀汭因地得姓因姓為婦人之稱左傳有戴嬀有息嬀王姬驪姬文嬴穆嬴詩有太姒有必宋之子之類是也漢以後婦人如吕后名雉蔡邕之女名琰

以名著者甚多孔子之母名徵在專以名言婚禮有所謂問名公羊傳有婦人許嫁字而笄之不知名與字之義如男子乎亦止類今世大小一二之别乎若後世以姬姜為婦人之通稱則失之矣惟娣姒之姒却不因姓堯之女娥皇女英契之母簡狄秦穆公之女簡璧后稷之母姜嫄又不知此類乃其稱號耶乃其名耶

節史

節史書先立定意欲何為乃可去取如欲知治亂則取

諸君臣賢否刑政升降之間如欲知制度則取諸典章文物因革損益之事如欲知文法則取言辭摹寫融液删潤之處大抵一史須三數次節也陸務觀為言如此

孝經序語

孝經序載孔子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趙吉水希迪嘗與予言聞之長者二語出孝經通緯

家宅

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故曰官家國家家字本甚重

而又以為上下之通稱令世達官稱府稱宅下焉則稱家書所謂五流有宅則宅字反不如家字矣

祭文

歐陽文忠公奉母喪過州郡守屬一同官作祭文再三戒之留意其人唯唯文忠來已逼期郡守索文覲不一再三索之對以但候其至比至出文令書寫云孟軻之賢母之賢也夫人有子如孟軻夫復何憾文忠公大喜之

避秦

雲水人以小竹揉之下為方盂上為方蓋盂之中實衣衾之屬蓋之下藏藥物之屬負之於背以行名曰避秦此二字班馬書皆載於四皓事處器物因事以名其源流有如此者

馬門

舟之設屋開門而入其門謂之馬門必先闖之而後能入因其字義拆而稱之也鄭山父云嘗見人舉似在何

小說中若無宅義此說雖近遷就似亦得之矣

侍父發書

張安國守撫州時年未五十其父總得老人在官一日老人在齋中索紅筆發書來有兩吏人來聲喏拱立總得問為誰對曰書表司適聞運使發書來祗應總得遣而去却呼安國來曰撫州書表司是伏事汝我如何使汝當伏侍我發書安國侍立侯總得脩書封題遣發乃退

三角亭詩

余子清之祖仁廓時因作三角亭詩知名召為御史不拜人問其故曰壊心術也予在朝曾見朝列云言官退無所為不相識者又多不知其事但把相識人逐个思過所謂壊人心術者誠有之矣三角亭詩云夜缺一簷雨春無四面花缺一則安知其非三無四則見其止於三昌黎送窮形容五字云非三非四滿七除二以兩句形容五字然則此詩尤當以一句言二數則形容親切

西皮

髹器稱西皮者世人誤以為犀角之犀非也乃西方馬韉自黑而丹自丹而黃時復改易五色相疊馬鐙磨擦有凹處粲然成文遂以髹器倣為之

蓴羹

千里蓴羮末下鹽豉世多以淡煮蓴羮未用鹽與豉相調和非也蓋末字誤書為未末下乃地名此二處產此二物耳其地今屬江干

武穆獄案

岳武穆獄案今在莆陽陳魯公家世本無獄辭但大書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字是罪案乃是細書與前筆跡不同不知後来如何粘成卷也鄭棐之姪親見之

康節知數

邵康節先生至京師士大夫多謁之請問休咎有一人獨問國家運數先生喜曰他人所問皆為己事子何獨上念國家再三稱嘆謂之曰子某日歸子可於某處相

侯至期其人往侯先生與敘別就肩輿取緘封文字一卷授之曰毋即覰候至家發之視畢焚之其人奉教歸而發視則五代晉出帝紀也

殤神

九歌國殤非關雲長輩不足以當之所謂生為人傑死為鬼雄也江鄉淫祠有馬陂大王為盜者多祀之亦能出為靈響俗呼殤神必是小人死鬬忿怒之氣不泯而為厲者也老母言年十六七時避盜山間一民家與其

婦女處于屋後小室間坐忽覺簷間有聲如蝙蝠者老母先聞之而其家婦女未聞也有頃聲稍疾大其婦倉皇出門仰視之扣齒而言曰待去叫丈夫漢歸老母亦隨之到門外仰視但彷彿見空中有黑影如蝴蝶狀散去問婦人何故如此應曰神道心亦不知爲異數日後盜悉歸家以告長上方知其家亦祀此神非良民也殆自投虎口矣俚俗傳之其聲作於前則吉而勝作於後則凶而負楚俗有此涖官者當知之

璽寶印

璽寶印三者名殊而用一許氏說文曰寶者印也周禮掌節云貨賄用璽節鄭氏云今之印章也職金楬而璽之鄭云璽印也故應劭漢官儀曰璽信也古者尊卑共之月令云固封璽左傳云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是也然劭乃不以周禮為証豈遺忘邪秦始皇得玉於藍田丞相李斯書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漢髙祖入關子嬰封皇帝璽節降璽乃此也故漢書

曰高祖入咸陽得秦璽及即天子位因服御其璽世世傳授號傳國璽及王莽簒位求璽於元后后投之於地璽上螭一角缺董卓焚洛陽徙邦長安掌璽者以投于井孫堅軍城南見井中有光堅因取得之袁紹後逼堅妻取璽紹敗璽歸漢又傳魏至晉元帝南渡無玉璽北人皆云白版天子後石勒爲冉閔所滅閔得其璽閔敗晉穆帝永和八年鎮西將軍謝尚遣督郵何融購得之相傳至於五代契丹滅晉出帝奉玉璽金印以降契丹

謂璽非真與前史所傳異命求其璽出帝曰從珂自焚王璽不知所在疑焚之也本朝紹聖三年長安村民段義掘地得玉璽皆言此秦璽也漢以為傳國寶自五代亡失乃下兩制定驗蔡京等奏以為考之璽文曰皇帝壽昌者晉璽也受命于天者後魏璽也有德者昌唐璽也惟德允昌晉璽也令云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其為秦璽無疑此傳國璽之本末也然秦漢以來天子始名璽故許氏直以為王者印漢舊儀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

銀銅犀象為方寸璽各服所好漢以來天子獨稱璽又以玉羣臣莫敢用也豈非以高祖入關得為傳國寳故璽之名遂增重邪舊儀又曰皇帝六璽皆白玉螭虎紐文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凡六皇帝行璽賜諸侯王書信璽發兵徵大臣天子行璽外國事天子之璽事天地鬼神漢書所謂璽者此也王莽遣將率易單于印單于白將率曰漢賜單于璽言璽不言章是則漢賜匈奴印亦通名璽矣

唐武后改璽為寳特此六璽之名耳然章衍通載又謂開元六年改為傳國寳又何者曰傳國璽則秦璽乃是矣苟以為唐璽則前有徳者昌是已傳至五代其名不易初何所改如曰即前六璽則武后固改之矣豈後人易為璽至𤣥宗復改邪然後唐應順元年内批有御前新鑄之印乃當時從珂自焚國璽散失倉卒刻鑄耳本朝雍熙三年改御前書詔天子合同三印皆為寳則又書改為印矣豈非承襲五代喪亡之後至是乃釐正乎慶元

六年重陽後五日在塗與兄弟論及既歸因考訂始末

寄宏正姪

十二辰

十二辰屬子午卯酉丑行死處其屬體皆有虧鼠無膽雞無腎馬無角牛無齒獨兎無脣者卯死甚明餘四物頗配附不合耳

畜

晉人論禽獸知有母而不知有父前輩有言誰家畜不

知有父子嘗侍艮齋先生舉此二說先生曰家畜者人亂之也南方畜牧人苦不經意北方以畜産為家資放駒游牝徃徃流傳有度洪忠宣公松漠紀聞云饋人以牛則以一牡一牸

官職

唐監牧之官稱職者見於史南渡無監牧之地只買西南之馬閩相隔二三千里經過數國不知其牧養之法如何然而少用駁馬今世所謂起雲卧雲人方以為奇

大抵不知駮馬也葢子交母而産者物理以此識之也世傳水州大王為金日磾雖未必然自古服牛乗馬以致其用設為官職唐漢之事甚著豈可如虎豹犀象駈而任之也

紙錢

紙錢起自唐時紙畫代人未知起於何時今世禱祀禳禬者用之刻板刻印染肖男女之形而無口北方之俗歳暮則人畫一枚於臈月二十四日夜佩之於身除夕

焚之有詭詞云你自平生行短不公正欺物瞞心交年夜將燒毀猶自昧神明若還替得你可知好裏爭奈無憑我雖然無口肚裏清醒除非是閻家大伯一時間批判昏沈休痴呵臨時恐怕各自要安身

用莫愁字

周美成詞金陵懷古用莫愁字金陵石頭城非莫愁所在前輩指古誤予嘗守郢郡治西偏臨莫江上石崖峭壁可長數千丈兩端以城續之流傳此為石頭城莫愁

名見古樂府意者是神仙漢江之西岸至今有莫愁村故謂艇子往來是也莫愁像有石本衣冠甚古不知何時流傳郢中倡女常擇一人名以莫愁亦存古意亦僭甚矣

床婆子

崔大雅在翰苑夜直玉堂忽有内降撰文字秉燭視之乃撰祭床婆子文恍然不知格式又無舊案可據甚以為窘忽思周丞相為翰長來早有朝見使人邀過院中

請問云亦有故事但如常式皇帝遣某人致祭于床婆子之神曰汝典司床簀云然則床婆子名字與世俗同而不可改也偶于舍舉子見蓐媪舉此禮因記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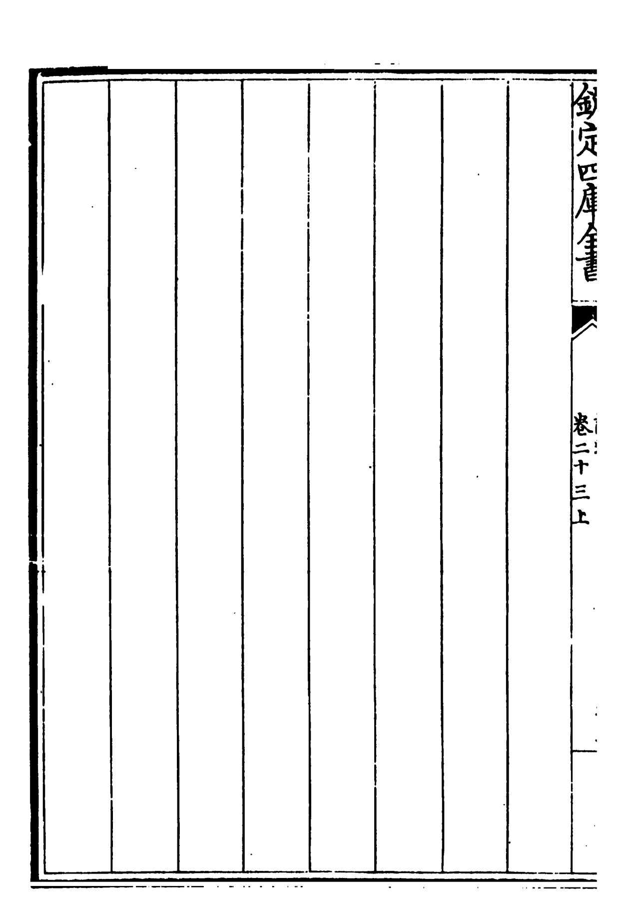
建隆號

靈隱寺前石岩上有建隆二年巳未歲云云字鑿石上予嘗墨印染與倪正父言之正父云村人胡鑿蓋亦無處辨証也藝祖以庚申正月初四日受禪之年改年建隆錢塘之地尚屬吳越自有年號乃有建隆巳未殊不

可曉

韓侂胄

韓侂胄封平原郡王而官至太師一時獻佞過稱師王晚年伏誅錢伯通在政府奉御筆施行都下撰為文言曰釋迦佛中間坐羅漢神立兩旁文殊普賢自鬬象祖打殺獅王象祖乃伯通名也謬妄稱呼至是亦可發後世一笑



五色線 撰人闕

半面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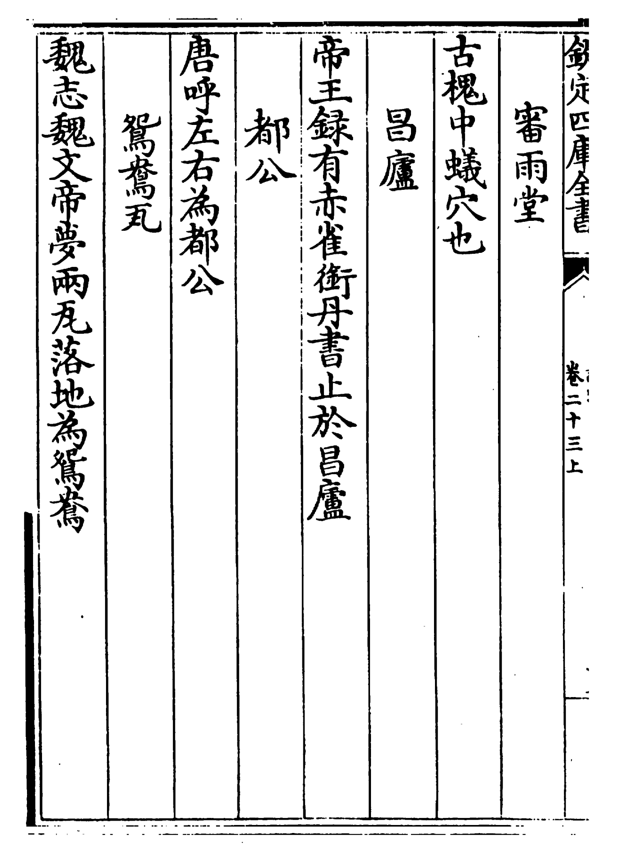
賈弼夢見合愛君美貌欲易君頭許之後能半面笑半面啼兩手把筆文辭各異

肥遺

華山蛇名見則天下大旱

鷩蛺蝶

北齊魏妝在京輕薄人號曰鷩蛺蝶



審雨堂

古槐中蟻穴也

昌廬

帝王録有赤雀銜丹書止於昌廬

都公

唐呼左右為都公

鴛鴦瓦

魏志魏文帝夢兩瓦落地為鴛鴦

燈婢

寧王以木婢執燈呼燈婢

風流罪過

北齊郎基為鄭州長史性清儉惟令人寫書潘子儀遺書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

折襪線

韓昭仕蜀王氏為禮部尚書粗有文章至於琴棊書射亦皆涉獵以此恩幸於王衍時人謂昭事藝如折襪線無一條長也

華獨坐

華歆字子魚能劇飲至石餘不亂衆人微察常以其整衣冠為異江南號之曰華獨坐

口案

張九齡引囚口撰案卷人謂之張公口案

朱愁粉瘦

朱愁粉瘦兮不勝羅綺

醉龍

蔡邕飲酒乃至一石常醉在路上卧人名曰醉龍

鬼笑貧

劉伯龍家貧將營十一之方忽見一鬼在旁撫掌大笑伯龍嘆曰貧窮固有命遂止

錦雨

夏澍名連陰雨名錦雨

魚倉

青田溪冬天水熱如湯衆魚歸之名曰魚倉

沉著痛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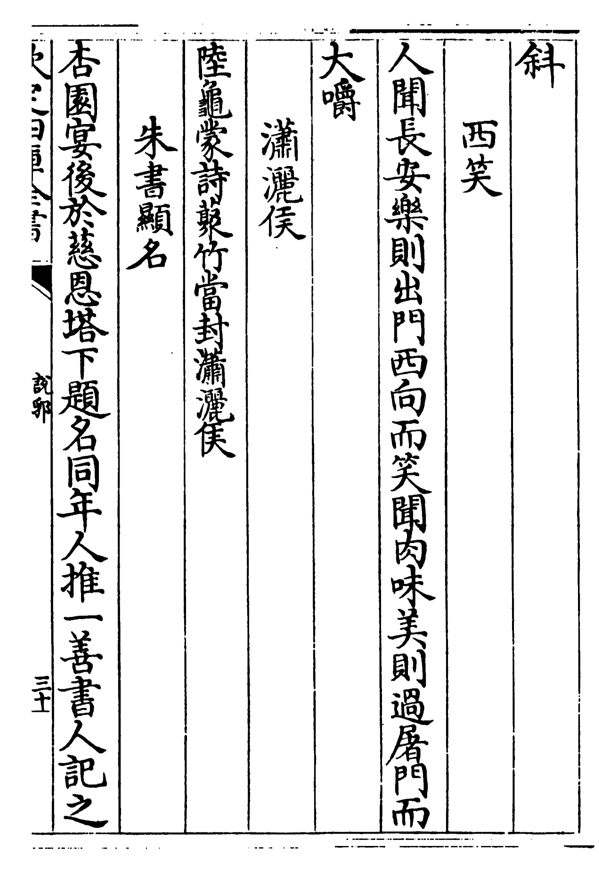
呉人皇象善行草書世稱沈著痛快

射木人

後漢時苗嘗為壽春令謁治中蔣濟醉不見納醉後苗歸而刻木書曰酒徒蔣濟以弓矢射之蔣聞之亦不能制

裙腰路

白樂天杭州春望云誰開湖寺西南路艸緑裙腰一道


斜

西笑

人聞長安樂則出門西向而笑聞肉味美則過屠門而大嚼

瀟灑侯

陸龜蒙詩蘘竹當封瀟灑侯

朱書顯名

杏園宴後於慈恩塔下題名同年人推一善書人記之

他時有將相則朱書之

騎火茶

龍安有騎火茶最上不在火前不在火後故也清明改火故曰騎火茶

花妾

妝之晚晴賦雜花如妾如婢

乞漿得酒

太歲在午人馬食土歲在辰巳貨妻賣子歲在申酉乞

[illegible]得酒

村落如鷄飛

阿含經云人民村邑相近如鷄飛

五總志　吳炯

憂患餘生艱棘百焉時方搶攘顧逃生之不暇猶
𡚾井不汲泥不食矣然於紬繹方冊與夫耳目所
聞見有可紀述者尚未能結舌閣筆於是因事輒
書雜以巳語或以古證今亦不獲引其次第非敢
為書記有補於遺𪓟生五總靈而知事因識其首
曰五總建炎庚戌上巳前三日書于蕭寺之道山
亭

太白

唐李白𡺾崎磊落常醉眠於酒市上遽召見於沈香亭白披襟扶醉以對須臾筆落如風雨時人謂白沈酣中為文章及與不醉人相對議未嘗錯悞故老杜云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而開元遺事載明皇宴于便殿酒酣謂白曰太后之朝政出多門國由奸倖任人之道如小兒市瓜不擇香味惟揀肥大者白曰今朝用人如淘沙取金剖石採玉皆得精粹者上曰學士過

有所飾也以予觀之白本進取之流諂諛之意不忘於
胷中向來躭酒不羈特有才無命故以此玩世與次公
醒而狂未易同日語也

潦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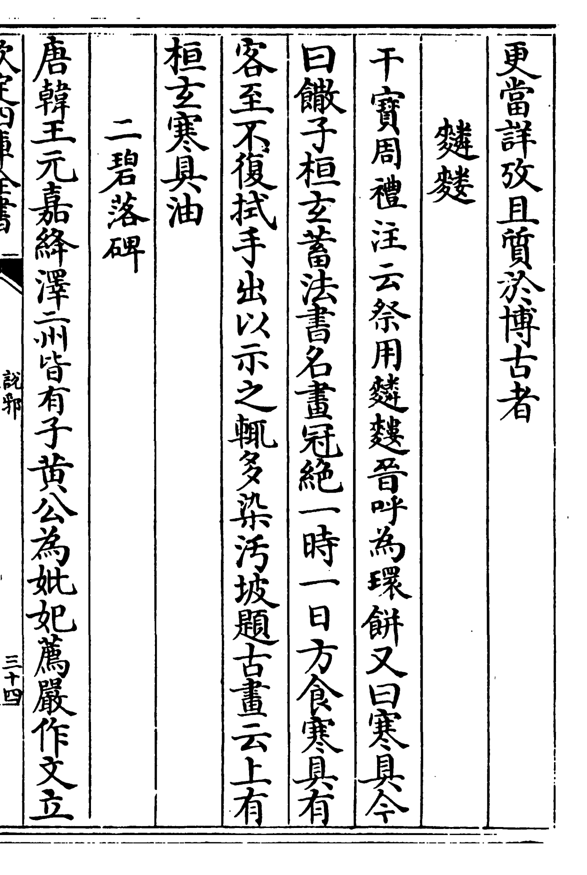
魏天寶間謂容指蘊藉為潦倒宋武帝舉止行事以劉穆
之為節度此非蘊藉潦倒之士邪而後世以潦倒為不
偶之人誤矣

才絶

唐人謂李白為天才絕白居易為人才絕李賀為鬼才絕白傅與賛皇不協白每有所寄李緘之一笈未嘗開視劉三復或請之荅曰若見辭翰則回吾心矣東坡云文章如精金美玉市知有價未易以私口舌貶誠哉是言也

龍戶

長安有龍戶見水色即知有龍或引出但如鰍退之云衙時龍戶集上日馬人來當是用此而馬人不見於書傳



更當詳攷且質於博古者

䭅䬹

干寶周禮注云祭用䭅䬹晉呼為環餅又曰寒具今曰饊子桓玄蓄法書名畫冠絶一時一日方食寒具有客至不復拭手出以示之輒多染汚坡題古畫云上有桓玄寒具油

二碧落碑

唐韓王元嘉絳澤二州皆有子黄公為妣妃薦嚴作文立

石以表孝誠文雖不同而俱名曰碧落在絳州者刋于天尊之背在澤州者立於佛龕之西絳之道館有開元中所立石誌謂荆人陳惟玉書

不借

不借草履也謂其易辦人人自有不待假借故名曰不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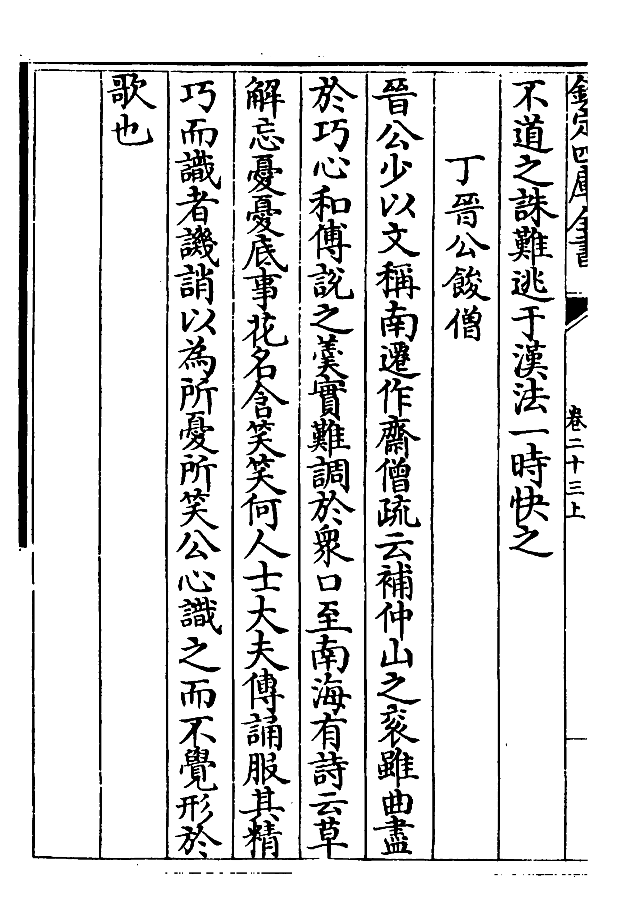
清節

有一朝士家藏古鑑自言能照二百里將以獻呂穆公

穆公曰吾面不及楪子大安用照二百里為復有獻硯于王荆公云呵之可得水公笑而却之曰縱得一担所直幾何二公之言雖類質野而清節不為物移聞者嘆服

責詞

寇萊公貶雷州楊文公在西掖旣得詞頭有請于丁晉公公曰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皆其罪也楊深不平之及晉公去位楊尚書制為責詞曰無將之戒深著于魯經



不道之誅難逃于漢法一時快之

丁晉公餕僧

晉公少以文稱南遷作齋僧疏云補仲山之袞雖曲盡於巧心和傅說之羮實難調於衆口至南海有詩云草解忘憂憂底事花名含笑笑何人士大夫傳誦服其精巧而識者譏誚以為所憂所笑公心識之而不覺形於歌也

金樓子 蕭繹

夢腸反胃

揚雄作賦有夢腸之談曹植為文有反胃之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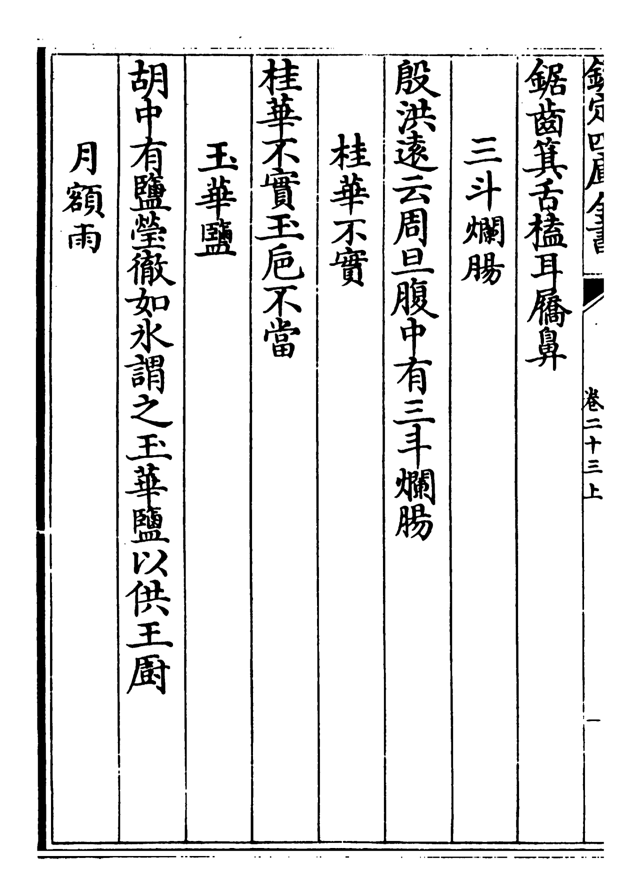
酒甕飯囊

禰衡云荀彧可强與言餘皆酒甕飯囊

投虎千金不如一豚肩

寒者不貪尺璧而思短衣投虎千金不如一豚肩

箕舌



鋸齒箕舌榼耳蹻鼻

三斗爛腸

殷洪遠云周旦腹中有三斗爛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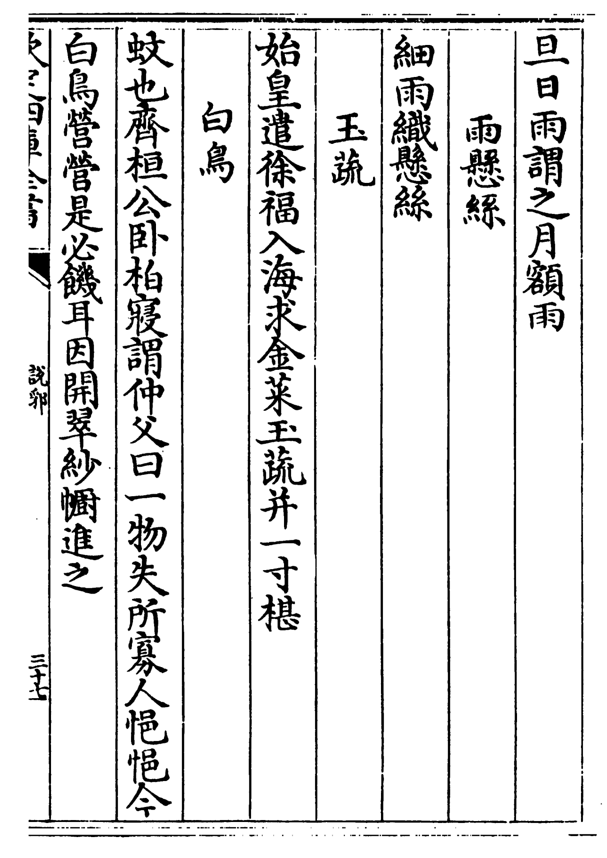
桂華不實

桂華不實玉巵不當

玉華鹽

胡中有鹽瑩徹如氷謂之玉華鹽以供王厨

月額雨



旦日雨謂之月額雨

雨懸絲

細雨纖懸絲

玉蔬

始皇遣徐福入海求金菜玉蔬并一寸椹

白烏

蚊也齊桓公卧柏寢謂仲父曰一物失所寡人悒悒今

白烏營營是必饑耳因開翠紗幬進之

蜘蛛隱

龔舍初隨楚王朝宿未央宫見赤蜘蛛大如栗四面縈羅網有虫觸之而死者退而不能得出焉舍於是挂冠而退時謂舍為蜘蛛隱

白皮牛

大月氏有牛名白皮牛剖其肉明目愈瘡

銅奴錫婢

銅之精為奴錫之精為婢

燃石

豫章有水石灌之可以燃鼎

虞吏

山中寅日稱虞吏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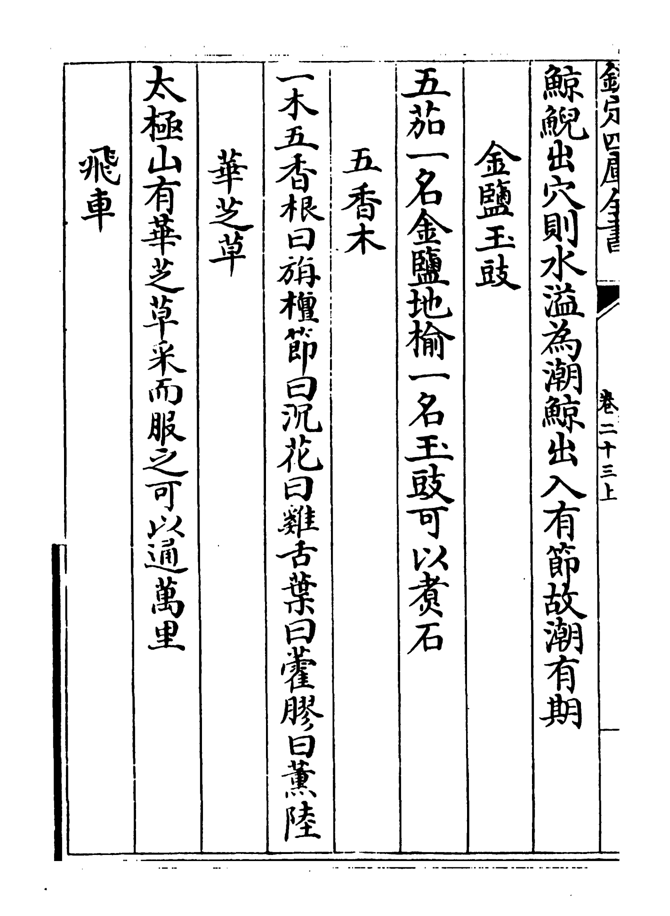
當路

狼也

雨師

辰日稱雨師龍也

鯨潮



鯨鯢出穴則水溢為潮鯨出入有節故潮有期

金鹽玉豉

五茄一名金鹽地榆一名玉豉可以煮石

五香木

一木五香根曰旃檀節曰沉花曰雞舌葉曰藿膠曰薰陸

華芝草

太極山有華芝之草采而服之可以通萬里

飛車

奇肱之民能為飛車從風遠行至于豫州湯破其車不以示民十年東風至湯復作車遣賜之去

能言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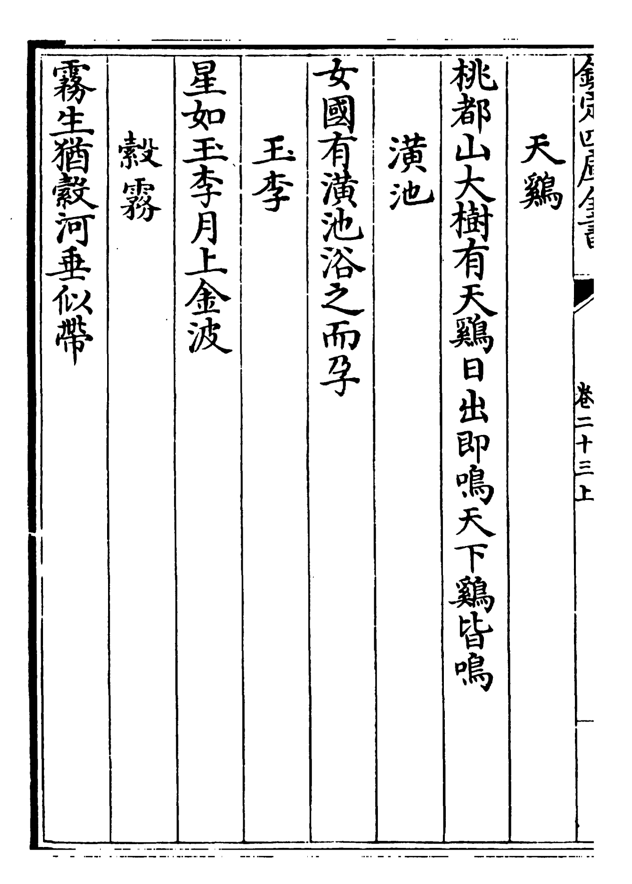
羅含之雞能言西周之犬能語

雷門

會稽城門皷聲聞于洛陽號雷門

棗珠

扶餘國美珠如酸棗



天鷄

桃都山大樹有天鷄日出即鳴天下鷄皆鳴

潢池

女國有潢池浴之而孕

玉李

星如玉李月上金波

縠霧

霧生猶縠河垂似帶

脩羊公

有道者化白石羊題脇曰脩羊公

黄奶

有人把卷即睡因呼黄卷為黄奶

乾𦠆子　溫庭筠

武元衡

武黄門之西川大宴從事楊嗣復狂酒逼元衡大觥不飲遂以酒沐之元衡拱手不動沐訖徐起更衣終不令散宴

鮮于叔明

劒南東川節度鮮于叔明好食臭蟲時人謂之蟠蟲每散令人採拾得三五升即浮之微熱水中以抽其氣盡

以酥及五味熬之卷餅而啖云其味實佳

權長孺

長慶末前知福建縣權長孺犯事流貶後以故禮部相國德輿之近宗遇恩復資留滯廣陵多日賔府相見皆鄙之將詣闕求官臨行羣公飲餞於禪智精舍狂士蔣傳知長孺有嗜人爪癖乃於步健及諸傭保處薄給酬直得數兩削下爪或洗濯未精以紙裹候其酒酣進曰侍御遠行無以餞送今有少佳味敢獻遂進長孺長孺

視之忻然有喜色如獲千金之惠涎流於吻連撮啗之神色自得合坐驚異

蕭俛

貞元中蕭俛新及第時國醫王彦伯住太平里與給事鄭雲逵比舍忽患寒熱詣彦伯求診候誤入雲逵第會門人他適雲逵立於中門俛前趨曰某前及第有期集之役忽患寒熱具説其狀逵延坐為診其臂曰據脉候是心家熱風雲逵姓鄭若覓國醫王彦伯東隣是也俛赧然

而去

李丹

郎中李丹典濠州蕭復處士寄家楚州白田聞丹之義來謁之且無傭保棹小舟惟領一丱歲女僮時方寒夜復單敝女僮尤甚坐於客次女僮門外求火燎手且持其靴去客吏忽云郎中屈處士復即芒屩而入丹揖之坐畧話平素復忽悟足禮之闕矍然乃啓丹曰某為饑凍所迫高堂慈母處分令入關投親知無奴僕有一小

女僮便令將隨參謁朝至此僮騃恐懼公衙失所在客吏已通取靴不得去就踈脫惟惶悚而已丹曰靴與履皆一時之禮古者解襪登席即徒跣以為禮靴本褻屬始自趙武靈王又有何典據此不足介君子懷但請述所求意遂留從容復顧旨趣乃云足下相才他日必領重事於是遣使於白田饋遺復毋甚厚又餞復以匹馬束帛復後竟為相

梅權衡

梅權衡吴人也入試不持書策人皆謂奇才及府題出青玉案賦以油然易直子諒之心為韻場中競講論如何押諒字權衡於庭樹下以短箠畫地起草日晡權衡詩賦成張季遐前趨請權衡所納賦押諒字以為師模權衡乃大言曰押字須商量爭應進士舉季遐且譙以薄劣乃率數十人請益權衡曰此韻難押諸公且廳上坐聽某押處解否遂朗吟曰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惚兮恍兮其中有諒犬蹲其傍鴟拂其上權衡又講青玉案

者是食案所以言犬蹲其傍鴟拂其上也衆大笑

張登

南陽張登制舉登科形貌枯瘦氣高傲物裴樞與為師友樞為司勲員外舉公羣至投文樞才詆訶瑕謫登自知江陵鹽鐵院㑹計到城直入司勲廳冷笑曰裴三十六大有可笑事樞因問登可笑之由登曰笑公驢牙郎博馬價此成笑耳

歐陽詢

長孫無忌嘲詢曰聳膊成山字埋肩畏出頭誰教麟閣上畫此一獮猴詢應聲曰索頭連背暖漫襠畏肚寒只緣心溷溷所以面團團太宗笑曰詢殊不畏皇后邪

張元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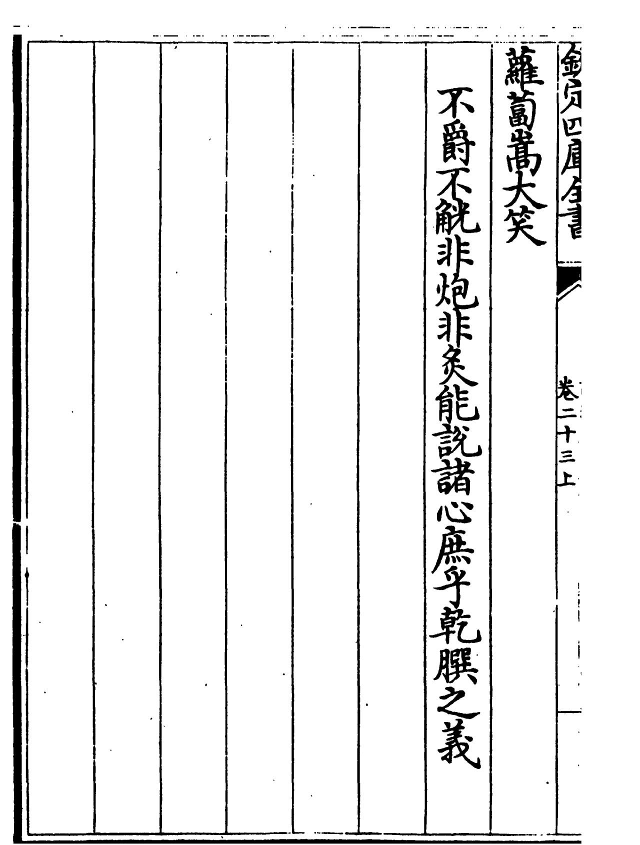
則天問張元一外有何可笑元一曰朱前疑著緑逯仁傑著朱閻知微乗馬馬吉甫乗驢將名作姓李千里將姓作名呉楊呉左臺胡御史右臺御史胡即胡元禮也天后大笑尋除別官

裴弘泰

裴鈞僕射大宴巡官裴弘泰後至鈞不悅弘泰曰請在座銀器盡斟酒滿之隨飲以賜弘泰可乎鈞許之遂竭座上小爵至觥船凡飲皆竭隨即填於懐有銀海受一斗以上以手捧而飲盡踏其海捲抱之索馬而去鈞使人問弘泰方箕踞而坐秤所得銀器二百餘兩不覺大笑

蕭嵩

蕭嵩欲注文選見馮光進釋蹲鴟云今之芋子是著毛



蘿蔔嵩大笑

不爵不觥非炮非炙能說諸心庶乎乾臊之義

投荒雜錄 房千里

南方酒

新州多美酒南方酒不用麴糵杵米為粉以衆草葉胡蔓草汁溲南人呼治葛為胡蔓草大如卵置蓬蒿中蔭蔽經月而成用此合糯為酒故劇飲之後既醒猶頭熱涔涔有毒草故也南方飲酒即實酒滿甕泥其上以火燒方熟不然不中飲既燒即揭缾趨虛泥固猶存沽者無能知美惡就泥上鑽小穴可容筯以細筩插穴中沽者就吮筩

上以嘗酒味俗謂之滴淋無賴小民空手入市徧就酒家滴淋皆言不中取醉而返南人有女數歲即大釀酒旣漉候冬陂池水竭時寘酒罌密固其上瘗于陂中至春漲水滿不復發矣候女將嫁因決陂水取供賀客南人謂之女酒味絶美居常不可致也

治蠱草

新州郡境有藥土人呼為吉財解諸毒及蠱神用無比昔有人嘗至雷州途中遇毒面貌頗異自謂即斃取吉

財數寸飲之一吐而愈俗云昔人有遇毒其奴吉財得是藥因以奴名名之實草根也類芍藥遇毒者夜中潛取二三寸或㓡或磨少加甘草詰旦煎飲之得吐即愈俗傳將服是藥不欲顯言故云潛取而不詳其故或云昔有里媪病蠱其子為小胥邑宰命以吉財飲之暮乃具藥及旦其母謂曰吾夢人告我若飲是且死亟去之即仆於地其子又告縣尹縣尹固令飲之果愈豈中蠱者亦有神若二豎哉

刺桐花

刺桐花狀比圖畫者不類其木為材三四月時布葉繁密後有赤花間生葉間三五房不得如畫者紅芳滿樹

南中僧

南人率不信釋氏雖有一二佛寺吏課其為僧以督責釋之土田及施財間有一二僧喜擁婦食肉但居其家不能少解佛事土人以女配僧呼之為師郎或有疾以紙為圓錢置佛像旁或請僧設食翌日宰羊豕以啖之

目曰除齋

嶺南女工

嶺南無問貧富之家教女不以針縷績紡為工但躬庖厨勤刀机而已善醯醢葅鮓者得為大好女矣斯豈遐裔之天性歟故偶民爭婚聘者相與語曰我女裁袍補襖即灼然不會若修治水蛇黃鱔即一條必勝一條矣

雷公形

嘗有雷民因大雷電空中有物豕首鱗身狀甚異民揮

刀以斬其物踣地血流道中而震雷益厲其夕凌空而去自後揮刀民居屋頻為天火所災雷民圖雷以祀者皆豕首鱗身也

雷公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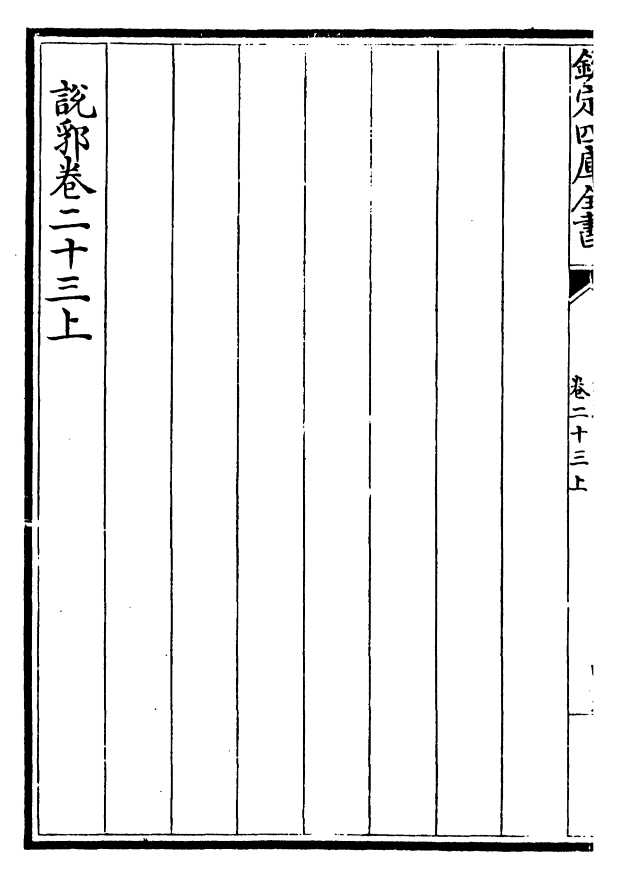
凡訟者投牒必以雷墨雜常墨書之為利

雷耕

雷人陰冥雲霧之夕呼為雷耕曉視田中必有開墾之迹有是乃為嘉祥

壽安土棺

壽安之南有土峯甚峻乾寧初因雨而圮半壁銜土棺棺下有木横亘之木見風成塵而土形尚固邑令滁之泥汨於水粉膩而蠟黄剖其腹依稀骸骨因徵近代無以土為周身之器者載記云夏后氏塈周薀其時也



說郛卷二十三上

說郛卷二十三下　　　　元　陶宗儀　撰

炙轂子録　王叡

麻鞵

夏殷皆以草為之屩左氏謂之扉履也至周以麻為之謂麻鞵貴賤通著之晉永嘉中以絲為之宮禁內貴妃以下皆著之

靸鞵舄

三代皆以皮為之𩋾鞻三禮圖云複下曰舄單下曰履朝祭之服自始皇二年遂以蒲為之名曰𩋾鞻至二世加以鳳首尚以蒲為之西晉永嘉元年始用黄草為之宫内妃御皆著之始有伏鳩頭履子梁天監中武帝以絲為之名解脱履至陳隋間吳越大行而模樣差多及唐大歴中進五朶草履子至建中元年進百合草履子至今其樣轉多差異

旁排

旁排自吏子始也謂之彭排步卒用八尺牛肋排馬軍用朱漆圑排至今然矣

墓前羊虎

秦漢已來帝王陵前有石麒麟石象辟邪石馬之屬人臣墓前石虎石羊石人石柱之類皆以飾壠如生前之儀衛唐朝以為山陵太宗葬九山闕前立石馬陵後門内又有番前勇衛軒禁者一十四人石象皆刻其官氏後漢太尉楊震葬日入壙驅罔象以好食亡者肝腦人家

不能令方相立於墓前而罔象畏虎與栢故墓前立虎
或說陳倉人掘池得物若羊非羊獻之道逢二童子謂
此名為媪常在地中食亡人腦若欲殺之取栢東南枝
揷向丘壟由是墓前皆樹以柏二說各異未知孰是儀
禮云大夫樹栢士樹楊按禮經云古之葬者不封不樹
後代封墓而又樹焉左傳云爾墓之木拱矣又樹吾墓
檟仲尼卒弟子各自守它方持其異木樹之墓則自殷
周巳來尊卑之制不必專以罔象之故虞思道西征記

云新鄉城西有漢桂陽太守趙越墓墓北有碑碑有石柱東西有亭因以石柱為名然柱前石人石獸石柱自漢代有之炙轂子曰舜葬蒼梧烏銜土培墓陵丘驅罔象恐不特楊震也又古詩云古墓犁為田松柏摧為薪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又詩云墓門有棘然則封樹起於中古也

序樂府

炙轂子曰樂府題解序云樂府之興肇於漢魏歷代文

士篇咏實繁或不覩本章便斷題取義贈人利涉則述公無渡河慶彼再婚乃引烏生八九子賦雉班者但美琇錦歌騮馬者但序馳驟若兹者不可勝載遞相祖襲積用為常欲令後生援以取正頃因涉閱傳記兼諸家文集每有所得輒以紀之歲月積深或成卷軸因以編次目之故為古題解貽學君子無或忽之也

雉朝飛齊宣王時處士牧犢子所作也

走馬引樗里牧恭所作也

别鶴操商陵牧子所作也

淮南王淮南小山所作也

武溪深馬援南征所作也

吳趨曲吳人以歌其地也

箜篌引亦曰公無渡河舊說朝鮮津卒霍里子高妻麗玉所作也

平陵東翟義門人所作也

薤露歌蒿里歌並喪歌出田横門人

長歌短歌言人壽命長短已定不可妄求也

陌上桑一曰日出東南隅亦曰艷歌羅敷行祝禁妻所作也

釣竿古今註云伯常子妻所作也

董逃歌古今註云後漢董游所作也

短簫鐃歌古今註云黄帝使岐伯作也

上留地名也其地人有父母死不恤其弟者鄰人之賢者為其弟作以諷也

日重光月重輪羣臣為漢明帝作也

度關山古詩云魏武所作也

對酒古辭魏武所作也

燕歌行晉用為樂章

秋胡行胡妻死後人哀而賦之

苦寒行魏武賦晉用為樂

塘上行一曰塘上辛苦行魏文甄后作

善哉行　東門行　西門行　煌煌京路行　豔歌何

常有行一曰飛鶴行　步出東門行一曰隴西行

滿歌行　櫂歌行　鴈門太守行

已上樂府相和歌按相和歌並漢魏間謳謡之詞絲竹更相和為執節者歌之本一部魏明帝分為二更遞夜宿始十七曲後合為十三曲今所載之外復有氣出唱精列東光引等三篇自短歌行下晉荀勗采撰舊詩旋用於漢魏故其數廣

殿前生桂樹樂府鞞舞歌漢代燕享用之不詳所起其

歌又有闗東有賢女章帝所造
鞞舞本漢樂舞也髙祖造
白鳩篇按晉楊泓舞序云自到江南見白符舞或云白
符舞即白鳩舞也察其詞旲人患孫皓之虐政思從晉
也
碣石晉樂魏武帝辭
已上樂府拂舞篇按前史云出自江南復有濟濟獨祿
等共五篇今讀其詞惟白鳩一篇餘並非旲歌未詳所起

也

白紵篇

巳上樂府白紵歌按舊史記白紵吳地所出白紵舞也武帝使沈約改其詞為四時之歌若蘭葉參差桃半紅春歌也周處風土記孫權徃征公孫浮海乘船作也時和歌者猶云行行益紵出於此炙轂子曰白紵細白生紵布也今湖州者最上也按左傳吳季札獻縞帶於子產贈之以紵布也

上之回　巫山高　君馬黃　有所思　雉子班

臨高臺　芳樹

巳上樂府鐃歌按漢明帝樂四品其最末曰短簫鐃歌軍中鼓吹之樂舊說黃帝使岐伯所造以建武威揚德業觀戰士也周禮所謂王大捷則令凱樂軍大捷則令凱歌也所謂漢曲有朱鷺思悲翁艾如張雉離上陵將進酒聖人出上之回遠如期石留共十八曲字皆紕繆不可曉解釣竿篇晉世亦稱為漢曲巳上十八曲恐非

是也

隴頭吟　黄鶴吟　望人行　折楊柳　關山月

洛陽道　長安道　驄馬行　紫騮嘶　豪俠行

楊花　雨雪　劉生

已上樂府横吹曲按此曲有鼓角周禮以鼖鼓鼓軍事

用角舊説蚩尤氏率魑魅與黄帝戰于涿鹿之野帝始

命吹角作龍吟以禦之魏武征烏桓越沙漠軍士聞之

悲思於是減為中鳴尤更悲矣又有胡笳之聲後漸用

之横吹有雙角即胡樂也漢博望侯張騫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惟得摩訶兜勒二曲李延年因胡曲變為之更造新聲二十八解其法乘輿以為武樂東漢以給邊將和帝時萬人將軍得用之魏晉以來二十八解不復具存世止有出關出塞黄華子赤之陽合上黄鶴吟隴頭吟折楊柳望人行等十曲皆無其辭若關山月以下十八曲後代所加也

王昭君漢人憐昭君遠嫁為作歌

子夜晉有女子名子夜所作也

前漢歌晉車騎將軍沈充所作也

烏夜啼臨川王義慶所作也

石城樂宋臧質所作也

莫愁郢州石城女子所作也

襄陽宋劉道彥所作也

已上樂府清商曲南朝舊樂也故蔡邕云清商曲其辭

不足采者其曲名有出郭西門陸地行車侯鍾宋堂寢

奉法五曲非止王昭君等永嘉之亂中朝舊曲散亂江左樂新聲後魏孝文纂收其所獲南音謂之清商樂即此等是也

相逢狹路間行亦曰長安有狹斜行　出自薊北行

艷歌行　怨歌行　遊子行　豫章行　齊行　飲馬長城窟行或云此蔡邕之詞　門有車馬客行　猛虎行

會吟行　東門猛虎吟行或云無行字　結客少年場行　苦熱行　放歌行　鳳雛舊說漢世樂曲也

西上上長安行　怨歌行　白馬篇　昇天行　空城雀　半渡溪　夜起行　獨不見　攜手曲　陽春曲　行路難　蜀道難　善哉行　悲哉行　大垂手又有小垂手　秦王卷衣　新城亦曰長樂宫行　輕薄篇

已上樂府雖存題目相逢狹路間以下皆不知所起君子有所思以下又無本辭仲尼云有所不知則闕以俟知者今據後人所擬釆其意而注之如曹植鴛鴦種葛

明君箜篌蒲生白馬山都盤古驅車東嶽妍歌結客大垂手等擬氣出唱為喉乾酒行為於穆精列行為兩儀陌桑為望雲有所思為嗟佳人善哉行為苦日短長歌行為日出東門為推賢天地苦寒行為呼嗟飲馬長城窟為扶桑嗟生豫章行為窮達薤露為天地秋胡行為在昔妾薄命為日月齊吟行為美如太山梁父吟為八方等篇雖大禹以上亦多是擬古所作後繼之故不録如傅休奕秋蘭草揺揺燕美謝惠連東西晨風前有

尊酒陳歌越等行諸家集復有城上麻攜手雍堂送歸
夾樹渡易水胡無人相桐栢出華陰山近代吳均輩多
擬此等並自為樂府皆闕古辭亦不書以俟知音也
思歸引亦曰操衛女作
水仙操伯牙作也
公無渡河本曰箜篌引　銅雀臺一曰銅雀妓
走馬引　雉朝飛　别鶴操　上門怨　婕妤怨
已上樂府琴曲出琴操記事與本傳相連今並存之以

廣異聞

四愁張平子所作

四聲詩亦張平子所作

情詩漢繁欽所作

招隱漢淮南王引劉安小山所作

反招隱晉王康琚所作

藁砧今何在出樂府

聯句起漢武栢梁宴人作一句

自君之出矣出徐幹

離合體起漢孔融離合其字以成文

盤屈詩盤屈書之是竇滔妻蘇氏迴文詩也

迴文詩迴復讀之也皆韻而成見上注

百年歌陸士衡所作自一十時至百歲時凡十首

步虚辭道家所唱

風入梁簡文帝謂之風入陳江總謂之吳歌其文盡帷

薄䙝情上句述一語用下句釋之以成云團棊敗看子

故作然是此類也

已上古題及近代擬古題名題漢代雜題多起齊梁又有古歌詩數千篇亦兩漢之行于世而題目又如兩頭纖纖五雜俎等體復不類並不載之也炙轂子曰此部全出樂府題解余加以古今注附之義俟作者採經史以補之也

滑稽

炙轂子曰滑稽轉注之器也今若以一器物底下穿孔

注之不已之類比人言語捷給應對不窮似滑稽轉注不已故呼辯給之人為滑稽

抒情録 盧懐

江鄰幾

江鄰幾善為詩清淡有古風蘇子美坐進奏院事謫官後死吳中江作詩云邵邸獄寃誰與辨皐橋客死世同悲用事甚精甞有古詩云五十踐衰境如我在明年論者謂人莫不用事能令事如已出天然渾厚乃可言詩江天資淳雅喜飲酒鼓琴圍棋人以酒召之未甞不醉已醉眠人强起飲之亦不辭也或不能歸即宿人家商

度風韻陶靖節之比云江甞通判廬州有酒官善琴以坐職不得出江旦旦就之郡中沙門道士及里猷能棋者數人呼與同往郡人見之習熟因畫為圖前列趨道一人騎馬青蓋其後沙門道士褐衣數人葛巾芒履累累相尋意思蕭散惜時無名手此畫不足傳後何減嵇阮也

寶鞏

寶鞏工為絶句甞從軍有别家詩云自笑儒生着戰袍

書齋壁上挂弓刀如今便是征人婦好織迴文寄竇韜

又悼妓東東一篇云芳菲美艶不禁風未到春殘已墜紅惟有側輪車上鐸耳邊長似叫東東

戴衢

戴衢久不第嘗夜吟曰擾擾東西南北情何人於此悟浮生還緣無月春風夜暫得獨聞流水聲又云坐落千門日吟殘午夜燈

李建樞

李建樞詠月云昨夜圓非今夜圓却疑圓處減嬋娟一年十二度圓缺能得幾多時少年

薛宜僚

薛宜僚會昌中為左庶子充新羅册禮使青州泛海船船阻惡風雨至登州却漂回淹泊青州郵傳一年節度使烏漢正尤加待遇有席中飲妓東美者薛頗多情連帥置於驛中薛發日祖筵嗚咽流涕東美亦然乃於席中留二詩曰經年郵驛許安棲此會他鄉別恨迷今日

海帆飄萬里不堪腸斷對含啼阿母桃芳方似錦王孫草長正如烟行雲行雨今辭夢惆悵歡情卻一年薛到國未行冊禮旌節曉夕有聲旋染疾謂判官苗用曰東美何頻在夢中乎數日致卒苗攝大使行禮旅櫬回青州東美乃請假至驛素服致奠哀號拊柩一慟而卒情緣相感頗為奇事

趙嘏

趙嘏頗有詩名不拘小節飲中贈歌者曰倚風無處過

梁塵雅唱清歌日日新來值漢廷花欲盡一聲留得萬家春後因酒失悔過以詩上歙州府曰葉覆清溪艷艷紅路横秋色馬嘶風猶擕一榼郡齋酒傾對青山憶謝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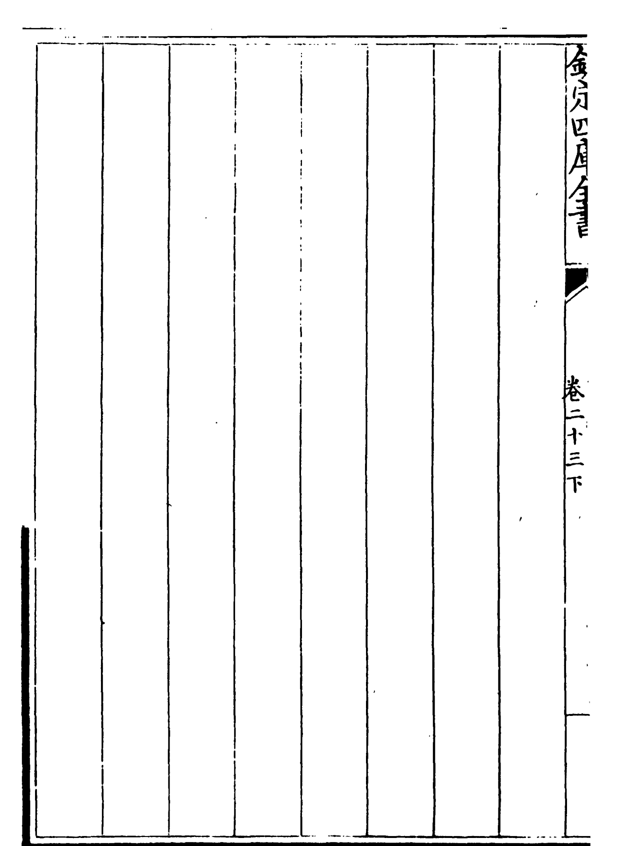
李朱厓

李朱厓平泉莊佳景可愛洛中士人詫於江遵遵有詩曰平泉風景好高眠水色風光滿目前剛欲平他不平事至今惆悵滿南遷江過楊相宅有詩云倚伏從來事

不遥無何平地起青霄纔到青霄却平地門對古槐空寂寥

敬相

敬相牧廬州有朝客留意飲妓祖送短亭妓車後至相贈之曰望斷蘇娘小小坡竹逕金鴈展輕莎芳卿幸有凝情意何必臨尊始轉波



啟顏録 侯白

諸葛恢

晉諸葛恢與丞相王導共爭姓族先後王曰何以不言葛王而言王葛荅曰譬如言驢馬驢寧勝馬也

韓博

晉張天錫從事中郎韓博奉表并送盟文博有口才桓温甚稱之嘗大會温使司馬刀彝謂博曰卿是韓盧後温笑曰刀以君姓韓故相問耳他本

自姓刀那得是韓盧後博曰明公未之思耳短尾者則為刀闔坐雅歎焉

王絢

晉王絢彧之子六歲外祖何尚之特加賞異受論語至郁郁乎文哉尚之戲曰可改為耶耶乎文哉吳蜀之人呼父為爺絢捧手對曰尊者之名安得為戲亦可道草翁之風必舅論語云草上之風必偃翁即絢外祖何尚之舅即尚之子偃也

魏市人

後魏孝文帝時諸王及貴臣多服石藥皆稱石發乃有熱者非富貴者亦云服石發熱時人多嫌其詐作富貴體有一人於市門前卧宛轉稱熱衆人競看同伴怪之報曰我石發同伴人曰君何時服石今得石發曰我昨市米中有石食之令發衆人大笑自後少有人稱患石發者

王元景

北齊王元景爲尚書性雖懦緩而每事機捷有一奴名

典琴嘗旦起令索食謂之解齋典琴曰公不作齋何故常云解齋元景徐謂典琴曰我不作齋不得為解齋汝作字典琴何處有琴可典

李勣

唐左司郎中封道弘身形長大而臀甚濶道弘將入閤奏事英公李勣在後謂道弘曰封道弘你臀斟酌坐得即休何須爾許大

令狐德棻

唐趙元楷與令狐德棻從駕至陜元楷召德棻同往河邊觀砥柱德棻不去遂獨行及還德棻曰砥柱共公作何語荅曰砥柱附參承公德棻應聲曰石不能言物或憑焉時羣公以為佳對

崔行功

唐崔行功與敬播相逐播帶櫚木覇刀子行功問播云此是何木播曰栟櫚木行功曰惟問刀子不問佩人

邊仁表

唐四門助教弘綽與弟子邊仁表論議弘綽義理將屈乃高聲大怒邊遂報曰先生聞義即怒豈曰弘弘又報云我姓既曰弘是事皆弘邊又應聲曰先生雖曰弘義終不綽座下大笑弘竟被屈而歸

竇曉

唐竇曉形容短小眼大露睛樂彦偉身長露齒彦偉先弄之云足下甚有功德旁人怪問彦偉曰既已短肉又復精進豈不大有功德竇即應聲荅曰公自有大功德

因何道曉人問其故竇云樂工小来長齋又問長齋之意竇云身長如許口齒齊崖豈不是長齋衆皆大笑

羅刹鬼國

隋令盧思道聘陳陳主用觀世音語弄思道曰是何商人賫持重寶思道即以觀世音語報曰忽遇惡風漂墮羅刹鬼國陳主大慙

絶倒録 朱暉

題桃符

游巡轄璉滑稽善嘲謔以吏職補官任袁州巡轄彼中有王知縣者游初與之甚親狎後因杯酒失歡游怨之值歲除於庭榻二巨桃符題曰戶封七縣家給千兵夜始分游徃賀焉覘其回謁而見也黎明王果来見所題桃符笑指曰此非千文内一聯乎游曰是也王云七縣者何謂游曰君知否内一縣被門下壞了王不懌而去

老饕賦

老饕賦見于蘇文忠集中近有某應制者為擬老饕賦雖近俳諧亦有所譏云賦曰齒刺脣摇心煎腹熬常眼落於鐺銚每情動於廚庖晨之興也掃半碗之豆粥飧數甌之雪糕時方凛也盪二盃之卯酒從一早之酕醄方投箸而捫腹一噯腐而心嘈嗟夫物理豈消兮初體有偏人情可欲兮賔席難逃海味之去酒也而實憎於小器非肉之不飽也而尤便於大爊蟹團臍而巨殻魚

大子而多膠遇若人於春臺饗東家之大牢益新舊宜於和合而生熟異於烹飪飲福者則必覆醆歠醨者嘗亦哺糟每嘗徧於市食終莫及於家有切緣孟嘗之門多喜不速之客大抵劉伶之宴悉尊洪量之豪易素得於需卦物可足於螬蠐故先生之願遊者綺席深不戀乎綈袍利嘴尖頭兮探鄉黨之吉凶尋香逐氣兮爽醪金以遊遨既盍簪而發笑何淨盤而見嘲先生一笑而起尋東司而上茅

婢僕詩

唐李昌符婢僕詩二首其一云不論秋菊與春花箇箇能重空腹茶無事莫教頻入庫總然閒物要些些曲盡婢之情狀乃知古今如此

星日

嚴君平在蜀持五行看者人臣則勉之以忠人子則勸之以孝後世或取於日或寓於星生旺百端誠為可鄙如漢高祖入關三百人封侯隨趙括四十萬皆坑之漢兵無一名行衰絕運趙兵無一人在生旺者此理又何為解昔軍校與趙韓王同年月日生若王有一大遷除軍校有一大責罰有小遷轉則軍校微有譴訶此又不

知以何而取大抵人事盡則天理見烏可徒信術者而預生妄喜

天子為座主

馬涓字巨濟為狀元乃劉元城取涓不循門生之禮曰省試有主文故稱門生殿試朝天子為座主豈可為它人門生器之大服

木姓

木尚書待問癸未年為狀元仁宗問木姓出何代對曰

容臣追思故永嘉有魑魅魍魎似魁之誚文豹謂子貢姓端木思即木姓如諸葛司馬夏侯皆分為兩姓

登科後解嘲

詹义登科解嘲讀盡詩書五六担老来方得一青衫家人問我年多少五十年前二十三

荆公捨宅

荆公嘗署中與明道先生語公子雱因首跣足手持婦人冠出問何事公曰新法為人沮雱箕踞坐大言曰梟

韓琦富弼頭于市則法行矣雱卒公恍見其荷鐵枷如重囚乃捨宅為半山寺

行令

東坡先生嘗行一令以兩卦名証一故事一人云孟嘗門下三千客大有同人一人云光武兵渡滹沱河未濟既濟一人云劉寛婢羹汙朝衣家人小過先生云牛僧孺父子犯罪先斬小畜後斬大畜蓋為荆公發也

嘲誚

漁隱叢話云朝廷常遣使髙麗後一僧伴宴㑹中行令曰張良項羽爭一傘良曰凉傘羽曰雨傘我使曰許由晁錯爭一瓢由曰油葫蘆錯曰醋葫蘆

常談出處

常談習熟多有不知出處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此賀知章詩近水樓臺先得月向陽花木易為春杭州巡撿蘇麟上太守范文正公求薦詩

棋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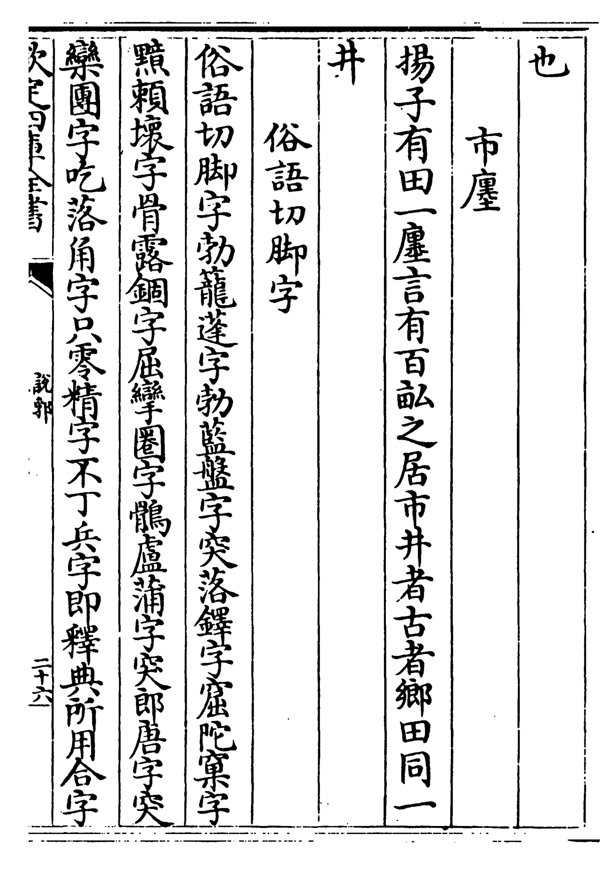
蔡州褒信縣有一道士工棋常饒人先自為詩曰爛柯仙客妙通神一局曾經幾度春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

捩鼻目

太宗子元儼有威聲號八大王有人謁張乖崖投丞相及給事書皆納之袖中無語及八大王書乃曰捩鼻目

拒馬

光禄大夫門外則施行馬闌闠顔延之云闌闠市巷門



也

市廛

揚子有田一廛言有百畞之居市井者古者鄉田同一井

俗語切脚字

俗語切脚字勃籠蓬字勃籃盤字突落鐸字窟陀窠字黗頪壞字骨露錮字屈攣圈字鶻盧蒲字突郎唐字突欒團字吃落角字只零精字不丁兵字即釋典所用合字

西方公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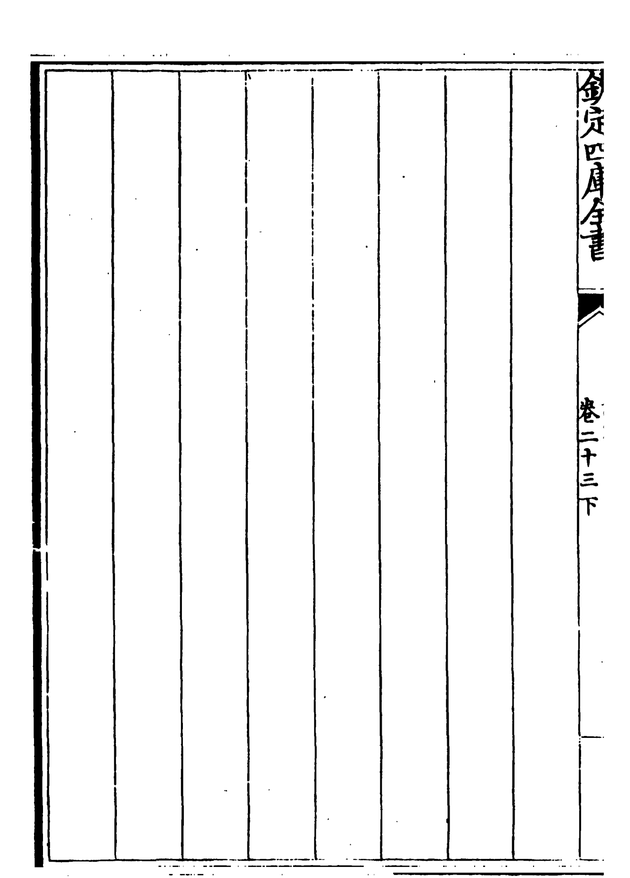
哲宗問左右蘇軾儭朝章者何服對曰道衣南行時帶一軸彌陀曰此軾生西方公據也

護法論

張商英字天覺號無盡嘗見梵册整齊嘆吾儒之不若夜執筆妻向氏問何作曰欲作無佛論向曰既曰無又何論公駭其言而止後閲藏經翻然有悟乃作護法論

聖節僧人升座

德宗每年生日令僧道及給事中等官大論麟德殿相與問難賚賜有差時以為上儀白樂天有三教論衡我朝聖節昇座本於此



辨疑志 陸長源

聖姑棺

吳郡太湖中聖姑棺在洞庭山中有聖姑寺并祠其棺在祠中俗傳聖姑死山中已數百年其貌如生遠近求賽歲獻衣服粧粉不絶又有人欲得覩者巫祕密云慎不可若開便有風雨之變村閭皆虔事之無敢窺者巫又妄傳云有見者衣裝儼然一如生人大歴中福建觀察使李照之子七郎者性情狂肆恃勢不懼程法因率

奴輩啟觀棺中惟朽骨骸而已亦無風雨之變

陜州鐵牛

陜州城南有鐵牛出土數尺大如五六斗鐵上有兩穴世人稱是鐵牛鼻又河壖道觀中有一條出云是鐵牛尾俗傳陜州北臨大河無此牛即城不復立河東楊諫立碑以頌之上元中衛伯玉為陜州刺史發卒掘土以觀鐵牛之勢纔深二丈許其鐵即絶更無根系遂却於舊處以土擁之

石老化鶴

幽州石老者賣藥為業年八十忽然腹大十餘日全不下食飲水而已其夕猶扶持而行比明其子號泣叫四隣云適來有兩白鶴入我父室中吾父亦化為白鶴同飛去遂指雲中白鶴擗地號叫頃之人異而觀之皆焚香跪拜節度使李懐山及兵馬使朱希采驗見室中有穿紙格出入處徧問邑人四隣皆言石老化為白鶴飛去翔翥雲閒移時節度使賜石老子米一百石絹一百

足遠近傳石老得仙太清宫道士段常者續仙傳備載
石老得升仙事月餘其子與鄰人爭鬬官中推鞫乃為
絹不平云石老病久其夕奄然將終其子以木貫大石
縛父屍沈於桑乾河水妄指雲中白鶴是父州縣覆差
人檢兼於所沈處撈漉得屍懐山怒遂杖殺其子里伍
節級科次瘞其石老死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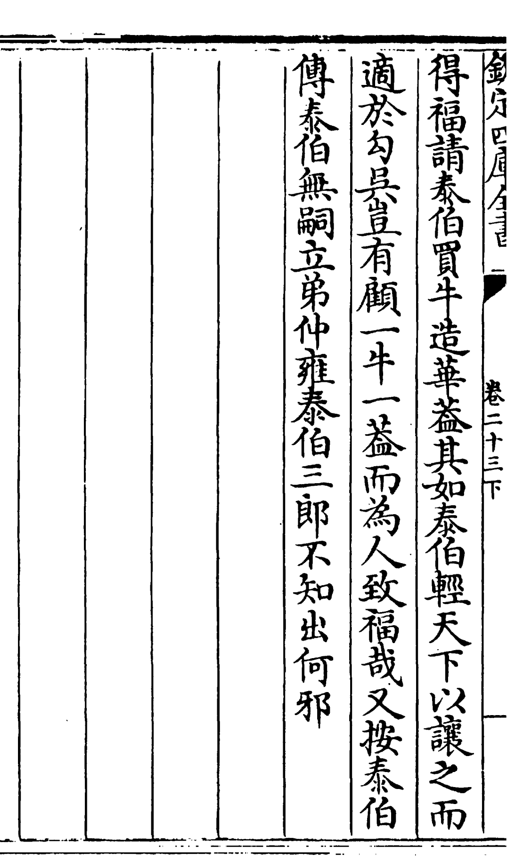
女媧墓

潼關北大河中有灘出水可三二尺灘上有一樹古老

相傳云本女媧墓女媧鍊石補天缺斷鼇以立地維故墓在大河中水高與高水下與下蓋神之所扶持也於今數千年矣立祠於岸載在祀典天寶十二載秋霖雨一百日河水泛溢其灘遂被洪水衝没至今無遺跡乃知向說皆謬耳

泰伯

吳閶門外有泰伯廟往來舟船求賽者常溢謂廟東文有一宅中有塑像云是泰伯三郎里人祭時巫祝云若


得福請泰伯買牛造華蓋其如泰伯輕天下以讓之而適於勾吳豈有顧一牛一蓋而為人致福哉又按泰伯傳泰伯無嗣立弟仲雍泰伯三郎不知出何邪

開城録 李石

池底鋪錦

文宗論徳宗奢靡云聞得禁中老宫人每引泉先于池底鋪錦王建宫詞曰魚藻宫中鎻翠娥先皇行處不曾過只今池底休鋪錦菱角鷄頭積漸多是也

辨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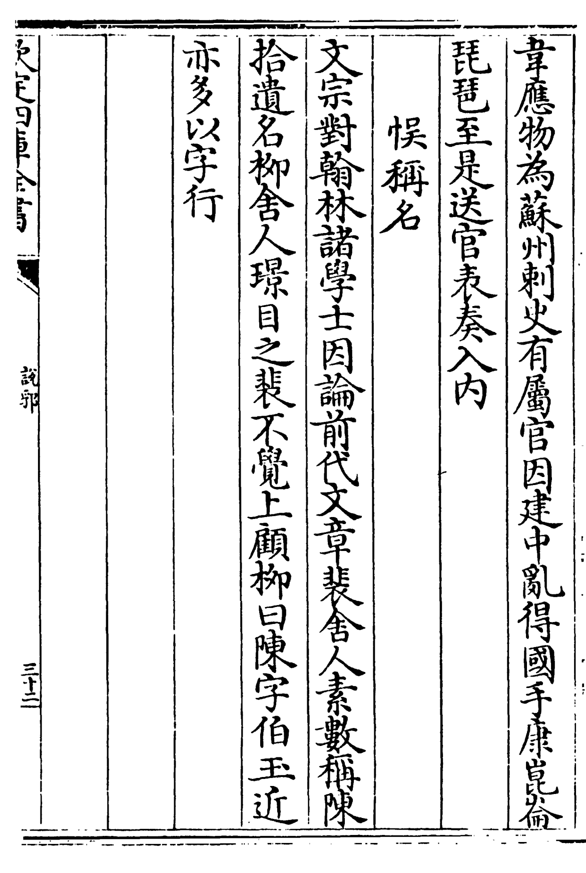
李徳裕居廟廊日有親知奉使于京口李曰還日金山下揚子江中泠水與取一壺来其人舉棹日醉而忘之泛

舟上石城下方憶乃汲一瓶於江中歸京獻之李公飲後嘆訝非常曰江表水味有異於頃歲矣此水頗似建業石城下水其人謝過不敢隱也

齊雲

昭宗乾寧三年鳳翔李茂貞欲搆難犯于神京上欲幸太原行止渭北華州韓建迎歸郡中上鬱鬱不樂時登城西齊雲眺望明年秋製菩薩蠻詞二首以寄思云

琵琶



韋應物為蘇州刺史有屬官因建中亂得國手康崑崙琵琶至是送官表奏入內

悞稱名

文宗對翰林諸學士因論前代文章裴舍人素數稱陳拾遺名柳舍人璟目之裴不覺上顧柳曰陳字伯玉近亦多以字行

原化記

皇甫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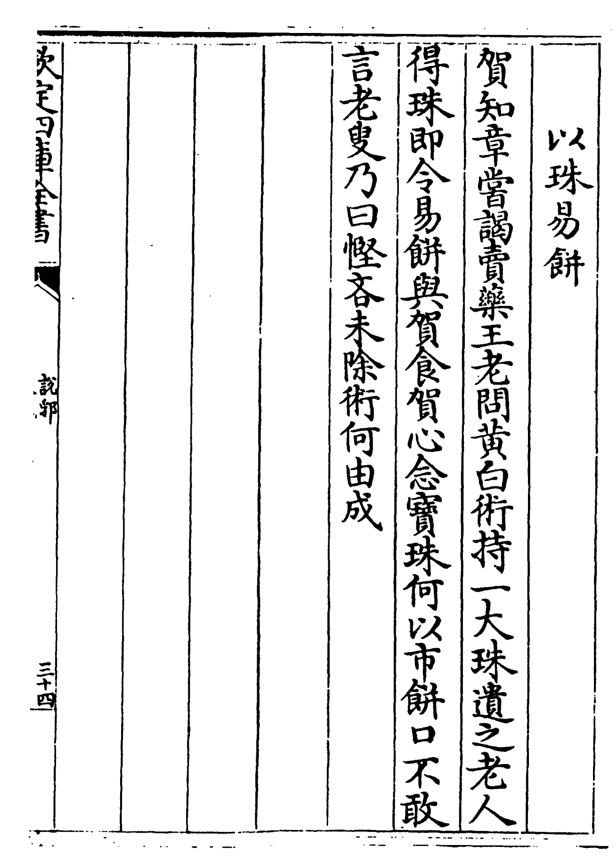
江東客馬

頃歲江東有一客常乘一馬頗有重性客常于飲處醉甚獨乘馬至半路沈醉從馬上倚著一樹而睡久不動直至五更客奴尋覓方始扶策而馬當時倒地久乃能起病十餘日方愈此人無何以馬賣與宣州館家經二年客後得一職奉使至宣州知馬在焉請乘此馬此馬索視良久知本主也既乘遂躍此人於地踐齧頗甚衆

救乃免意恨其責已也

螺婦

義興吳堪為縣吏家臨荆溪忽得大螺已而化女子號螺婦縣令聞而求之堪不從乃以事虐堪曰令要蝦蟆毛鬼臂二物不獲致罪堪語螺婦即致之令乃謬語曰更要禍斗堪又語螺婦婦曰此獸也須臾牽至如犬而食火糞以為火令以火試之忽遺糞燒縣宇令及一家皆焚死焉



以珠易餅

賀知章嘗謁賣藥王老問黄白術持一大珠遺之老人得珠即令易餅與賀食賀心念寶珠何以市餅口不敢言老叟乃曰慳吝未除術何由成

蠡海録

王逵

諺云月如仰瓦不求自下月如張弓少雨多風葢月有九行月行八道青白赤黑各二道皆出入于黄道之中故曰九行道不中而過南則為陽道道不中而過北則為隂道行陽道則旱行隂道則潦月借日為光月生如仰瓦則行隂道如張弓則行陽道也明矣

雪者雨之凝也因高而寒極故雨凝而為雪也其雨雪相雜者雲有高低之異也低者則為雨高者則為雪

夫潮之生必自東而起其故何也葢百川之水盡皆東赴及其氣之至也潮從東起者返本之義存焉然東方卯辰之位卯為升氣之盛辰為龍變之鄉是以潮起于東不在于他方也

人之水溝穴在鼻下口上一名人中葢居人身天地之中也天氣通于鼻地氣通于口天食人以五氣鼻受之地食人以五味口受之穴居其中故名之曰人中或曰人有九竅自人中巳上者皆兩自人中以下者皆一若

天地交泰之義者則鑿矣

禽獸之音偏於一故無智雖有智亦偏於一巧舌縱多轉聲亦不具五音也人之音外配五行内應五臟各無欠缺故人為萬物之靈也

人之手心抓而不痒人之足心抓之即痒者何也蓋人手心通心氣心屬火喜動故不痒人足心通腎氣腎屬水喜静故痒

鳥之味方者趾方近于陰故夜不眠而能飛鳴鳥之味

尖者趾尖純于陽故夜宿而不能飛鳴鳥味尖而能夜飛鳴者色純于陰也若鵶頸既白而不純故夜不能飛鳴也

鼠之前爪四指陰也後爪五指陽也故為陰陽之始終龜之前後爪亦同于鼠故為陰陽之大用或曰鼠前四後五四時五行也龜前五後四五湖四海也

飛禽為陽皆食果穀得天陽之氣也走獸為陰皆食芻藁得地陰之氣也

或問曰獸有屎禽無屎何也荅曰獸得陰數陰數無始為無上故無翼禽得陽數陽數無終為無下故一竅而無屎也

五行惟火無定著由木而見形依土而附質因金而顯性遇水而作聲

水火乃陰陽之極坎離之象著坎內含一陽生氣也故水中能容物離中含一陰死氣也故火中不能容物

斵土始則重燥則輕伐木始則重槁則輕是知形附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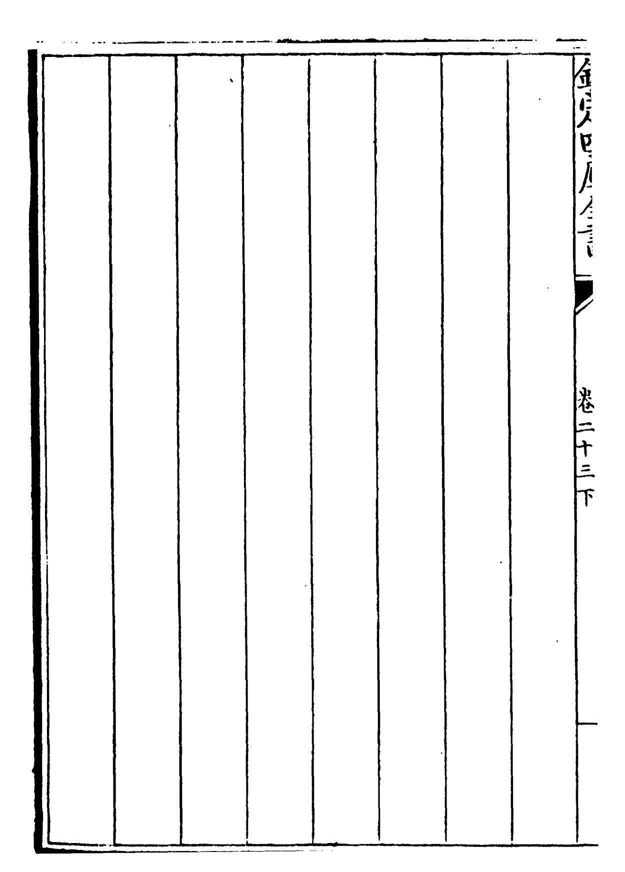
則重形離質則輕水附土液附木乃重生則重也水離土液離木乃輕絶則輕矣

或問海錯生鹹鹵而其味每淡及獲之醃浸以鹽其味即鹹矣其理何在荅曰生氣臨之者常死氣臨之者變生生氣也死死氣也故海錯在海皆淡及其離海鹽醃之即鹹生則氣血行故味不入死則氣血凝故味能入

梓潼文昌帝君從者曰天聾曰地啞蓋帝君不欲人之聰明盡用故假聾啞以寓意且夫天地豈可以聾啞哉

紫色乃水火陰陽相交既濟流通之義也故天垣曰紫宫又曰紫微者紫宫微妙之所也是以天子之居亦曰紫宸面南拱北之情合矣

凡草木經牛噉之餘必重茂經羊噉之餘必悴槁諺有之曰牛食如澆羊食如燒信夫是蓋生殺之氣致然也



澄懷録　袁桷

陶靖節為柴桑令劉遺民亦作柴桑令白香山宿西林寺詩云木落天晴山翠開愛山騎馬入山来心知不及柴桑令一宿西林却便回註柴桑令劉遺民也

花木譜云越中牡丹開時賞者不問親踈謂之看花局澤國此月多有輕陰微雨謂之養花天

河間獻王徳從民得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本仍金帛賜以招之

揚子撰法言蜀人齎十萬錢願載一名子雲不聽以富人無義正如圈中之鹿欄中之牛安得妄載

韓熙載云花宜香故對花焚香有風味相和其妙不可言者木樨宜龍腦酴醾宜沈水蘭宜四絶含笑宜麝薝蔔宜檀

終南山五老洞碑記墨菊其色如墨古用其汁以書字

東坡云爛蒸同州羊灌以杏酪食之以匕不以筯南都撥心麵作槐葉溫淘糝以襄邑抹猪炊共城香稻薦以

蒸子鵝吳興庖人鮓松江鱸鱠既飽以廬山康王谷水烹曾坑鬬品少焉解衣仰卧使人誦赤壁前後賦亦大快事

郭文在山間有石榴楊梅等花為樵牧所傷文賣醬沽酒以澆花樹人問之曰為二子洗瘡止痛

皇甫亮三日不上省文宣親詰其故亮曰一日雨一日醉一日病酒

衛濟川養六鶴日以粥飲啖之三年識字濟川檢書皆

使鶴銜取之無差

陸羽譔懷素傳踈放不拘細行飲酒以養性草書以暢志貧無紙乃種蕉葉萬餘株以供揮灑人問之曰吾種紙耳

李琰之曰吾好讀書非求身後之名但異見異聞心之所願是以孜孜撥討欲罷不能豈為聲名勞七尺也

孫蔚家世好學藏書七千餘卷遠近来讀者恒百餘人蔚為辦衣食

白氏金鎖云書冊以竹漆為糊逐葉微攤不惟可以久存字畫兼紙不生毛百年如新此宫中法也

李華燒三城絶品炭以龍腦裹芋魁煨之孼爐曰芋魁遭遇矣

中宗朝韋武間為雅會各攜名香比試優劣名曰鬭香

韋温挾椒塗所賜常獲魁

漢張竦以列侯居長安貧無賔客時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論道說書

鄧禹內文明篤行淳備事母孝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為後世法

坡老性好睡嘗宿臨安净土寺有平生睡不足急掃清風宇句

東晉謝太傅墓碑但樹貞石初無文字葢重難製述之意也

蘇黃門云人生逐日胸次須出一好議論若飽食煖衣惟利欲是念何以自别于禽獸

李贊皇云花木以海為名者悉從海外來

虞伯生與朱萬初帖云深山高居爐香不可缺退休之久佳品乏絶人為取老松柏根枝葉實共擣之斫松肪羼和之每焚一丸足助清苦

山林窮四和香以荔枝殼甘蔗滓乾栢葉黄連和焚又加松毬棗核梨核皆妙

古人藏書辟蠹用芸芸香草也今人謂之七里香葉類豌豆作小叢生南人採置席下能去蚤虱

永徽中定州僧欲寫華嚴經先以沈香種楮樹取以造

紙

蘇晉作曲室為飲名酒窟地上每一塼鋪酒一甌計塼

五萬枚晉日率友朋次第飲之取盡而已

淵明得太守送酒多以春秫水雜投之曰少延清歡

滕達道蘇浩然吕行甫暇日研墨水數合弄筆之餘便

啜飲之

蔡君謨嗜茶老不能飲但把玩而已

唐詢字彥猷好蓄硯客至輒出而玩之有硯録三卷行於世

眉州象耳山上有李白留題云夜来月下卧醒花影零亂滿人襟袖疑如濯魄氷壺也

揚雄草玄硯如今制去其圭角汾水王通廟中有通隋時續六經所磨硯

柳下季死妻自誄門人不能損一字

異物志云廣南以竹為硯

韋絢曰孔明所止獨種蔓菁者取其出甲便可生啗葉舒可煑食久居隨以滋長棄去不惜回則易尋而採之冬有根可劚食比諸蔬屬其利為溥

武林筲箕泉出赤山之陰合于惠因澗元末黃大癡卜居泉上

黃魯直晚年懸東坡像于室中每早衣冠薦香肅揖甚敬或以同時相上下為問則離席驚避曰庭堅望蘇公門弟子耳安敢失其序

蘇子容聞人語故事必令人檢出處司馬温公聞人言新事即便抄録且必記所言之人故當時謂古事莫語子容今事莫告君實

張旭嗜酒每大醉狂呼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為神

插梅每旦當刺以湯插芙蓉當以沸湯閉以葉少頃插蓮當先花而後水插梔子當削枝而搥破插芍藥牡丹及蜀葵萱草之類皆當燒枝則盡開

李洛公資暇集云豹性潔善服氣雪霜雨霧慮汚其身伏而不出是豹伏之義

蔡君謨湯取嫩而不取老蓋謂團餅茶發耳今旗芽鎗甲湯不足則茶神不透茶色不明故茗戰之捷尤在五沸

東坡遇天色明暖筆硯和暢便作草書數紙非獨以適意使百年之後與同志者有以發之也

凡香須入窨貴燥濕得宜也合和訖乾器收蠟紙封埋

屋地下半月餘
前輩訪人不遇皆不書壁書壁自東坡始遇訪客坐久
候人未至則掃墨行
浄因禪師雪其壁倩文與可寫竹一枝云以代老漢説
法
董仲舒讀書不窺園者三年法真趙里皆歷年桓榮十
五年何休十七年
石能醒酒則李衛公平泉莊物也草能醒酒則開元興

慶池南物也

元章有潔癖屋宇器具時一滌之盥手以銀方斛瀉水于手已而兩手相拍乾不用巾拭客去則滌其坐榻

東皐雜録江南自春至初夏有二十四番風信吕氏春秋春之德風風不信則花不成

种明逸嗜酒嘗種秫自釀曰空山清寂聊以養和自號

雲谿醉侯

顧渚湧金泉每歲造茶時太守先祭拜然後水漸出造

貢茶畢水稍減至供堂茶畢已減半矣太守茶畢遂涸

白樂天入關劉禹錫正病酒禹錫乃餽菊苗虀蘆菔鮓換取樂天六班茶二囊炙以醒酒

太湖石出洞庭西山生水中者佳牛僧孺家諸石以此為甲

柳氏序訓云余家昇平里西堂書經子史皆有三本一本紙墨籤束以鎮庫一本長將披覽一本次者後生子弟為業

魏賈鏘令人乘小艇于黄河中接河源水以釀酒為崑崙觴芳味絶倫

山齋之用秋采甘菊花貯以紅碁布囊作枕用能清頭目去邪穢采蒲花如柳絮者熟鞭貯以方青囊作坐褥或卧褥春則暴收甚温燠木棉不及也

有人收得虞永興與圓機書一紙剪開字字賣之𥷹卿一字得麻一斗鶴口一字得銅硯一枚房邨一字得芋千頭

宋孫覿曰新第落成市聲不入耳俗軌不至門客至命坐青山當户流水在左輒譚世事便當以大白浮之

說郛卷二十三下